

设计大讲堂

倪建林 主编

原乡·设计

杭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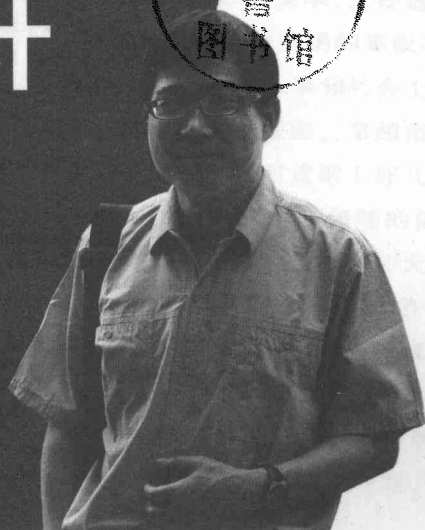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设计大讲堂

倪建林 主编

原乡·设计

杭间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乡·设计 / 杭间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1

(设计大讲堂)

ISBN 978-7-5624-4540-1

I. 原… II. 杭… III. 艺术—设计—文集 IV. J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6086号

设计大讲堂

原乡·设计

杭 间 著

责任编辑:崔 祝 张 维 版式设计:周 晓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75 字数:401千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4540-1 定价:3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要写一篇好的文章往往并不比写一本专著轻松多少,这倒不是在篇幅或体量上的比较,而是就论题的典型性和观点的深刻性而言的。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听一位专家教授的一次专题讲座比听其开设的某些长期课程还要来得有收获一样。就是因为单篇的论文或专题的讲座往往是浓缩了一位专家学者在某一方面研究的精华,言简意赅,直指问题的实质。

我们编辑这套《设计大讲堂》丛书,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窗口,将当代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设计理论家们的思想精华,自选结集,奉献给有志于在这一学科领域进行思考的读者;所邀学者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设计理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思想曾经对中国当代设计界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也代表了当代中国设计艺术领域中思维的一个高度。人们常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愿这套丛书能成为设计艺术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阶梯。回顾走过的历程,应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变为继续研究的新起点,共同探求中国的设计之道和设计之法。

编 者

2008 年 10 月

目 录

1/故乡·设计

——应《新设计》创刊而写(代序)

原乡之思

4/回“原乡”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总序

7/本土知识体系与传统研究

10/道器论

——传统文化中技术与思想的关系

21/“移风易俗”后的中国民艺之路

33/“六书”与中国视觉设计思维

41/“开卷”

——中国古代书籍艺术的审美形态

50/设计的伦理学视野

56/设计人类学联想

70/“岁寒三友”与中国传统图形设计

73/纹样是什么

——我读田自秉先生的《中国纹样史》

传统生活的智慧

76/“一代不如一代”

79/《幼学琼林·衣服》选注

——一个来自乡土的城市学人回望传统手工艺或
江湾故事中时间对衣服的侵蚀

88/乌镇的手艺人们

——杭间和他的“传统手艺人研究”田野调查札
记之一

98/洪元师的“西化”情结

103/“行灯”

107/我在地毯厂

111/坐,一种文化观

——从《黄帝内经》看明式椅“功能”

117/传统工艺的承传与发展

——与何兆基的对谈

当代设计史

122/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

130/当代设计的几个问题小议

134/工艺史有什么用

136/工艺史与设计史

155/中国人的设计史

——关于上海的中国设计史年会

159/复兴与转型

——关于中国当代壁画

163/本土设计中的发现

——从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展”说开去

172/关于“绘本”

177/语焉不详的中国现代陶艺

——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陶艺的现实和问题

190/我读《说陶论艺集》

192/当代漆艺访谈录

197/技与道

——当代漆艺几家

200/一所艺术学院的“实践”

——袁运甫、杭间有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术思想的对话

216/汕头大学的设计艺术改革

218/深圳平面设计在中国

222/“首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策划主旨

223/设计的安全原则

——江牧《产品设计中的安全原则》序

工艺大师和形式大师们

226/田自秉工艺美术思想初探

233/“辫子股”的启示

——关于张道一

236/设计时代的理想

——兼议尹定邦和他的设计学的建设

241/“尺”的故事

——靳埭强和他的收藏

242/桥

——漆艺家乔十光其人其事

247/自然的赞美者

——常沙娜的花卉写生艺术

251/机智的平面

——吴勇其人

254/一个陶艺家如何面对本土和世界

——关于白明

259/“血缘”的“图腾”

——写在《设计中国姓》(貳)前面

261/后记

故乡·设计

——应《新设计》创刊而写(代序)

不久前,有人问我中国南北设计形势,我毫不犹豫地說:“在当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科,它们将构成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最大挑战。”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看见我所在的学院正在成为被挑战者,而被挑战的本身,正说明你不再具有不被挑战的地位。

复杂还来源于对50年前往事的追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中国现代设计的伟大的前驱们此时正从杭州坐火车出发,他们将离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前去北京筹建中国第一所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此北上的行列里,有庞薰琹、雷圭元,还有后来成为我的恩师的田自秉先生。

到北京后,他们暂时栖身并融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在短暂的两年筹备期后,1956年11月,这所集中了两校实用美术系科几乎全部精英(还有当年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部分教师)的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因此,对于我的母校而言,这两所学校的设计正是最初的“故乡”。

对我个人而言,“故乡”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我的现在的名字来源于我母亲浓重的杭州情结,我的父母曾长期在杭州生活谋生,1960年代,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城市人口疏散中,他们为国家分忧积极报名,但却是一步一回头离开杭州回到了浙东小镇的祖籍地,我猜想,我的名字大概就孕育在那时他们的心中。因此,我对“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注视,在前面的原因中,又多了一种“故乡人”的亲切。

我近来常很概念地想着回乡。

我想到,在当代,设计很可能已不再是一种专业了,而是一种综合了的生活,眼前的是不断被消费刺激的生活,而未来,则是一种真正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我就像那个天堂电影院的放映

者,在放完无数古今中外各式“大片”后,还要回家,回到《黑客帝国》各所说的“主体”,在掏出“全球化”生产的钥匙后,打开了门,里面有许多电器包围着的核心还是几千年概念未变的我的“家”。

因而想到“中国设计”的重要。

大学的使命是产生“思想”和培养“人”,在十分让人着急的“中国制造”产业结构面前,也只有这种理性的声音能作为最有效的“杠杆”了,设计物是一种人造物,它是可塑和可以被超越的。我一直怀着遗憾,看莫里斯、格罗皮乌斯、密斯,看庞熏栾、雷圭元、张仃的一再被误读,被所谓的时代的艺术的主流边缘化,我很想喊出我积攒已久的不平: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艺术和设计思想中蕴藏着的社会改造的伟大抱负?

因此,我有理由一厢情愿认为,在杭州这个叫天堂的地方,在这样一所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来做一份叫做《新设计》的丛刊,它所发出的声音,是会更让我们离“故乡”近一些的。

我由衷喜悦,因之叫它为故乡设计。

2006年5月于清华园东缘

原乡之思

回“原乡”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总序

与宫崎骏的其他动画片一样,《千与千寻》也有一个超乎孩童观者经验之上的故事情节: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家三口人无意之中跌入忘川,千寻的父母因为贪图物欲,而被沦为动物,千寻也几乎忘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成为奴隶,生活在一个完全由物质控制的世界里。而在忘川中唯一的正面的代表——“小白”,虽然时刻保护千寻并提醒千寻牢记自己的名字——因为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意味着永远回不到故乡。然而,即便是“小白”自己,只记得自己原是人类某一河里的白龙,但究竟出自哪条河流——这关乎着它的名字,却也已经遗忘。影片的结尾当然光明战胜邪恶,千寻偶然回忆起自己家乡那条早已在城市文明进展中干涸,并已经淹没在立交桥下的河流的名字,千寻和父母及其“小白”终于回到了故乡。

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宫崎骏推出的这部动画片无疑是耐人寻味的,成人的观众在《千与千寻》的象征中读到了意味深长的寓意,它让我们觉得古代的一切并不遥远,仿佛在城市的某一个黄昏,你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恍惚之际,推开某一扇门,你就来到古代,就如同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写的那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背景下,人类给自己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神话,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事实也确实一直在印证着这一点,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得太快了,我们的生物技术的进步令人瞠目结舌,具体到我们每一个平常而普通的家庭,以月份周期在更新换代的家用电器,让我们深深恐慌和无奈!但是,当我们回到了“家”,关上门,面对自己、自己的身体,以及由此而来的灵魂的需要,发觉我们仍然还是那个过去的“人”,面对着这些,我们自问:今天的一切,离古代已经发生过的究竟有多远?

也许并不远。人在物质“进步”面前的解放,确实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样子,但是当夜深人静时,或者在血缘为背景的传统关

系中,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人类的昨天、前天,仍然还很清晰、很亲近。这不是怀旧,而是人类对“原乡”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记忆。因此,在21世纪重新审视我们并不遥远的物质文化传统,也许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当代的物质的发展并未带来精神的同步提升,我们有理由重新探索过去生活的意义。在那里,我们仿佛跃入那个以身体接触全部物质创造的年代,在融会天地的古代劳动中体会生命存在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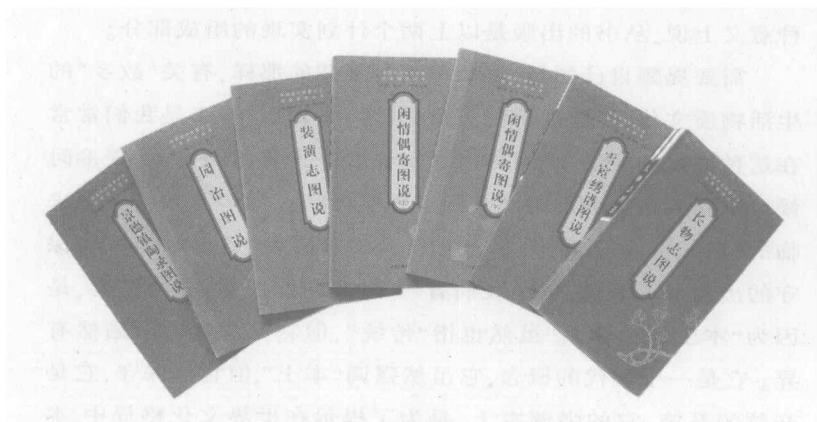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从当代学术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也确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以典籍为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因为各时代无数文人俊杰的努力而充满了他们的真知灼见,但是这种强烈个人色彩的“真知灼见”因为人们认识的不断进步,而呈现出局限性,需要后来的人去不断发现。情况还不仅仅于此,近几年来,物质遗存超乎典籍之上的无言的可靠性,正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注意,因为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遗存活动在很多时候还有赖于偶然,而田野调查又有巨大的时空局限,因此,探索一种针对古代物质经典的综合阐释方法,也许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的缘起。另外,我自1999年获得了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基金资助以来,就将中国古代的造物艺术文献资料的整理,作为研究的基础工作;2001年,我的“中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单立学科——“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这个项目,使我在古代艺术设计史料的整理上因传统的“重道轻器”造成工作十分困难之际受到了支持和鼓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丛书的出版是以上两个计划实现的组成部分。

需要提醒自己的是,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有关“故乡”的生活物质文化,经验的感性总是让我们感到亲切,于是我们常常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对传统做了许多夸大其词的赞美,很多时候对它在大工业面前的节节败退熟视无睹,那些不知不觉来临的、滋长的乡土情怀,在愈有教养的人群中,就愈成为一种保守的出发点。因此,提示我们有一个“本土知识体系”的角度,是因为“本土知识体系”虽然也指“传统”,但它又与“传统”迥然有异。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它虽然强调“本土”,但它不保守,它是开放的系统;它的强调本土,是为了提示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本土文化的价值的重要性。强调“本土”,是为了整理出知识体系——一个科学的、冷静的、非民族主义的、全方位的传统文化系统,这就使得我们把眼光放远,去那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迷雾中寻找真正的“本土价值”所在。所以它能小心地绕过经验的

误区,拒绝偏执,在广义综合的大背景下,使终极关怀精神自然而然贯穿学术研究的始终。

这套丛书的设想,冀望“图说”是一种重新阐释,“图”是真实之图,所选图片均来自出土、传世文物,或源自古代版刻、民间艺术实物、民俗活动、手工艺过程的记录等,图是文字的创造性的发展;“说”是重新作注,是今日的视点,但是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有兴趣,除了有“概说”介绍所选版本的作者事迹、版本流传、内容和思想及其影响外,还强调注释的可读性。所选典籍计划有《考工记》、《大戴礼记》、《营造法式》、《长物志》、《园冶》、《髹饰录》、《天工开物》、《陶说》、《景德镇陶录》、《格古要论》、《装潢志》、《古玉图考》、《雪宦绣谱》等,陆续完成。

这样的—个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有前贤、同仁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图像资料缺乏,又囿于学识,所以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还请同行、专家的指正和支持。如前所说,如果这套“新瓶装旧酒”的丛书,在我们未来生活中,在心灵上回“原乡”的途中,能起到一些作用,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图书丛书书影

本土知识体系与传统研究

关于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由于着眼点和角度的不同,涉及了许多不同的门类和专业,比如考古学、工艺美术学、美术学和科技史等,有时还兼及民俗学、人类学。学科门类各有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几十年来,学术的自由带来学术目的选择的自由,学问确乎是越做越细,越做越深,也越做越窄。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十几年来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但是其专业重要来源之一——考古学界的朋友却没有几个,就是一个明证。张光直先生在国内考古学界的影响和评价也耐人寻味,他的考古人类学,影响甚大且广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但学界一些有身份的人物,囿于传统学科范围界限,对他的评价始终是暧昧的。

我的意思是:在 21 世纪到来的时候,学术应该重提使命,学术研究应该重提广义的综合。

比如“传统”问题,我们的民族对它的重视是众所公认的,在历史上的很多场合,还上升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产生革命和流血,“传统”被灌注了太多的使命。但是“传统”又是一个最容易产生歧义的东西,热爱传统的人,有时难免“六经注我”,做出偏执的举动来,这时,“传统”是一把双刃剑。广义上的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学习经历中,“传统”的不可捉摸的特性常常让我困惑,当年读郑振铎先生的《我们伟大的艺术传统》,何等感动,是激励我日后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文章之一,但是以后随着年岁渐长,了解到沈从文先生在尴尬时对文物研究的选择,在为沈先生庆幸的同时,另一种怀疑也涌上心来:沈从文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的,五四运动中深刻的对“传统”的批判,在他内心中不知有否遗忘和两难?

我这样说,是想借郑振铎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做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的例子,来说明“传统”不在于传统具体内容的本身,而在它背后的东西。在今天,对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应该有一种比较科学的宏观的方法,它要求在我们长久分开研究之后,在一种需

要综合的时刻——改造社会、民族振兴的时刻,综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能引进“本土知识体系”这个概念。

“本土知识体系”是一个说了近二十年的词,但是一直在我国学界影响不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有关知识以及知识拥有权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全球文化新的发展趋势——本土知识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原殖民地社会维护和保护自己独特的知识权益的要求,因此,“本土知识体系”虽然也指“传统”,但它又与“传统”迥然有异。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虽然它强调“本土”,但不保守,是开放的系统。强调本土,是为了提示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本土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强调“本土”,是为了整理出知识体系——一个科学的、冷静的、非民族主义的、全方位的传统文化系统,使得我们把眼光放远,在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迷雾中寻找真正的“本土价值”所在。所以,它能小心地绕过经验的误区,拒绝偏执,在广义综合的大背景下,使终极关怀精神自然而然贯穿学术研究的始终。

我们仍然经常要面对传统。例如传统工艺,它显然是我们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中医、中国民乐等比较而言,具有特别复杂的地方。因为就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而言,传统工艺的绝大部分是已经隔膜了的。从“用”的角度说,大工业背景下的人们,已经不用那些手工制成的物品了,但是经验的感性总是让我们感到亲切,于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对传统工艺作了许多夸大其词的赞美。很多时候我们对它在大工业面前的节节败退熟视无睹。这种情绪和态度,是我们建立本土知识体系的最大障碍,那些不知不觉中来临的、滋长的乡土情怀,在愈有教养的人群中,就愈成为一种保守的出发点,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无不如此。

毛里尔认为,“本土知识是本土人民在某一地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智慧结晶。本土人民,有着共同的被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历史,不断地再生产这种知识。”她还提出了本土知识的三个特征:“地方性”、“整体性”和“口头性”。按照这个定义,传统工艺的处境可以通过追溯获得较为清晰的答案:传统工艺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生产力,具有不断进步的特征;近代中国的耻辱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对一种较为落后的生产力的嘲笑的历史。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近代魏源等人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以提高生产力为标志的改革潮流中,以及现代无数次为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的的

努力之后，我们对传统工艺所怀的感情，是否出于一种短视的“还乡”之爱？

因此，我想既然“传统”问题如此说不清道不明，那么不妨将它看作是无数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本土”不是地球的全部，然而它是其组成；“知识”是经验但经验不完全是知识；“体系”是一个理性的系统，我们需要从本土知识出发，把它放到一个“整体性”中去观照它的全部。这种思路，我认为是 21 世纪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一个有效的出发点。

道 器 论

——传统文化中技术与思想的关系

—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原出于《易·系辞上》。纵观《易》的本意,是丝毫找不出有重道抑器之意。

非物体的形而上的称“道”,物体的“形而下”的叫做“器”,这是《易》里所包含的道理能够实现的两个前提和规定条件。在这两句话前面,是这样几句:“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它的本意是说明易道产生在天地万物有秩序的生长之中,如果毁灭了天和地,则易包含的道理无法体现,反之,天和地也就停止运动,因此道和器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两种东西缺一不可。“是故”两字充分说明了这种因果关系。

在作了这样的界定后,紧接着又有这样几句:“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将治国安邦和生财制器相结合而裁节叫做变,推行这种变化叫做通。应用这些变化于人民就叫做事业。至此,作为治国安邦的“道”和生财制器的“器”,它们的变、通以至事业的关系,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周易》成书的时代,生产力尚不是很发达,这样的器道关系所体现的平衡依存关系,既是一种社会的理想也是社会运作要求的必然。通观《周易》,尤其在“系辞”“序卦”等篇,这种思想体现得十分明显,如“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等等。

引人注目的是,在《系辞下》里主要说到了圣人创物的传说。大量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器,都是圣人的发明。神农氏的“斲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等等,这些圣人创物的说法自此被后代长期沿用,以至写入如《幼学琼林》之类